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陳氏禮記集說補正卷三十五

頋等侍衛納喇性德撰

深衣

續衽鉤邊集說引楊氏曰鄭氏云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鄭意蓋言凡裳前三幅後四幅既分前後則其旁兩幅分開而不相屬惟深衣裳十二幅交裂裁之皆名為衽續衽謂屬連裳旁兩幅不

殊裳之前後也又衣圖云既合縫又再覆縫方便於著以合縫者爲續衽覆縫爲鉤邊

竊案深衣制度惟續衽鉤邊其說不一吳臨川曰此言裳之旁際續猶屬也衽謂裳之旁際鉤謂覆而縫之邊謂其旁之無布幅處裳以六幅之布交斜裁之爲十二片每片一旁有布幅一旁無布幅將此兩旁相合縫之縫畢又將有布幅一旁覆掩無布幅一旁而重縫之謂聯屬裳之旁衽者必須鉤縫其所裁之

邊也左右各六片依此法縫畢惟當背處二片皆有布幅則不須鉤邊但削幅而已朱氏曰邊謂邊縫也衽邊斜幅既無旁屬别裁白布而鉤之續之衽下若今之貼邊經曰續衽鉤邊正以鉤邊續於衽也後人不察至有無衽之衣或有衽亦加鉤邊則於袷領相妨身服不宜姑正之以俟知者馮氏謂腰間當縫處亦非也愚案吴氏之説與楊氏之説相發明朱氏則謂另裁白布鉤衽邊而續於衽下馮氏則謂腰間當

縫處各持一說未審孰是更詳之

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集說引楊氏說具詳於續衽鉤邊之下

竊案鄭氏以來皆謂深衣之裳以六幅分為十二幅故楊氏尚仍其誤不知記所謂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者兼衣六幅裳六幅言非專指裳也葢深衣之裳每幅裁為二片而顛倒縫之仍為一幅以其未裂而言則曰六幅以其既裂而言則曰十二片以其

裂而復縫言之則仍曰六幅非有十二幅也若如舊說則裳之幅應月而衣之幅獨不應月乎惟衣裳合為十二幅則衣六幅象六陽月裳六幅象六陰月而其義始備此吳興敖氏臨川吳氏之說予更為申明之

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集說純衣之緣也袂緣緣袖口也純邊緣襟旁及下也各廣寸半袷則廣二寸也呂氏曰純袂緣純邊三事也謂袂口裳下衣裳邊皆純也亦

見既夕禮

竊案純謂緣之也如曲禮不純素不純采之純袂袖口也緣鄭氏作緆謂深衣下緣也士喪禮下注云在幅曰綼在下曰緆邊衣裳之側也純袂緣者緣袂與緣也純邊者緣衣裳之邊也呂氏說是

投壺

司射奉中集說中者盛算之器或如鹿或如兕或如虎或如閭閭如驢形一角而岐蹄或如皮樹皮樹亦獸名

其狀未聞皆刻木為之上有圓圈以盛算

竊案集說但言中為盛算器詳其狀而不及其義蓋

所以命為中者投中則取算計之故為中也

揖賓就筵集說西向揖賓以就投壺之席也賓主之席

皆南向

竊案今俗投壺賓主相對古賓主席皆南向集說既

言之而席之相去未言也鄭氏曰相去如射物孔氏

曰物如射者所立之處物長三尺濶一尺二寸兩物

東西相去容一弓斯則賔主席相去之數也

設中集說取中以進而設之

竊案此中設於何處也孔氏曰司射西階上取中稍進東面而設中也此中亦設於西階上也

命弦者曰請奏貍首間若一集說司射命樂工奏詩章以爲投壺之節貍首詩篇名也今亡間若一者詩樂作止所間疏數之節均平如一也

竊案樂工多人是何樂工也鄭氏曰弦鼓瑟者也孔

氏曰知鼓瑟者鄭約鄉射禮用瑟也案下有魯鼓薛鼓節亦有鼓然以弦為重故特云命弦者也集說又言間若一者詩樂作止疏數之節均平如一其於投壺何當乎鄭氏曰投壺當以為志取節焉孔氏曰投壺者當聽之以為志取投合于樂節故須中間若一是也何集說所解之疎乎

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集說灌猶飲也謂蒙賜之飲也服善而為尊敬之辭也

竊案灌溉也猶物之蒙灌溉謙辭也

司射庭長及冠士立者皆屬賓黨樂人及使者童子皆屬主黨集說石梁王氏曰司射至主黨二十四字與上文薛令弟子若是者浮相屬令從之樂人國子之能為樂者非作樂之瞽人也

竊案此二十四字註疏在後取半以下為投壺禮畫用之為射禮之下未嘗不可何故必欲移之蓋此記自主人奉使至請徹馬十節投壺之禮已畢後又記

筭籌之數壺矢之制又記魯薛令弟子辭及擊鼓全半之節又記屬賓黨主黨之人所以補前正經之未及猶儀禮正經後之記也本不相連屬其不必移於薛令弟子之下明矣又樂人乃擊鼓與弦歌者也蓋主人推主黨為之者今云國子之能為樂者而又屬之主黨豈卿大夫之子而能為樂者反不及于外來之冠士耶此則仍注疏而誤者也

陳氏禮記集說補正卷三十五

陳氏禮記集說補正卷三十六

頭等侍衛納喇性德撰

儒行

衣逢掖之衣集說鄭氏云逢猶大也大掖之衣䟽曰謂肘掖之所寛大故鄭云大袂禪衣

竊案此引註䟽是矣然猶未詳明也案䟽庶人禪衣袂二尺二寸袪尺二寸禮大夫以上其服侈袂侈之

者半而益一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朝祭之服必表裏不禪夫子著禪衣與庶人同其袂大與庶人異哀公以其大袂禪衣異於士大夫常服故恠而問之集說不明其故踈矣又案臣朝于君應著朝服而著常服者孔子自衛初還哀公館之非是常朝故衣冠異也

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集說呂氏曰席上之珍自貴而待賈者也德之可貴者人必禮之學

之博者人必問之

竊案方氏云席所以藉物曲禮執玉有藉席以藉之則所藉之物居上故謂之席上晏氏云君子比德于玉故稱珍方其藏用於身則玉韞於匱中及其待時而動則珍陳于席上故曰席上之珍以待聘日出而作夙而學是日未出先衆人而有作也日入而息夜而學是日既入後衆人而未息也席上之珍則其德可貴夙夜强學則其道可尊二者有師道焉故曰待

聘待問此解甚切集說取呂氏雖無不合而于席上

及夙夜未之明也

儒有衣冠中集說中猶正也論語曰君子正其衣冠方

氏曰言衣之在身冠之在首皆中於禮

竊案衣冠中者乃得中之中不乖于衆不流于俗即

上文其服也鄉之謂陳氏以中為正方氏本張子作

之仲反者皆非也

儒有居處齊難集說鄭氏曰齊難齋莊可畏難也

竊案張子云齊者齊莊難者恭慎其難其慎也陸氏云難猶戒也洗心曰齊防患曰難晏氏云齊莊而不敢易此于本文似可通矣然齊難二字究難解恐難字為莊字傳寫之譌耳

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集說方氏云鷙猛之蟲當攫搏之不程量其勇而後往此況儒者勇足以犯難而無顧也引重鼎不程其力又以況儒者材足以任事而有所勝也

竊案此有四說二說以喻言二說以實言鄭氏云程猶量也搏猛引重不量勇力堪之與否當之則往晏氏云暴虎者尚勇而不尚義人皆以為勇吾則不程計其勇扛鼎者尚力而不尚德人皆以為力吾則不程計其力先儒謂遇鷙猛即攫搏之見重㽞即引之不程量堪當如是則一勇之夫豈儒者之事哉胡氏云鷙蟲攫搏雖猛引重雖有力然不敢與儒者較量勇力此二說雖相反皆以實言者也孔氏云攫搏引

鼎喻儒者艱難之事遇則行之不豫度量也呂氏云鷙蟲攫搏不程勇者自反而縮千萬人吾往矣其勇也非慮勝而後往也引重鼎不程其力仁之為器重舉者莫能勝其自任也不知其力之不足也張子云與俛焉日有孳孳不知年數之不足斃而後已同義于問道亦然當事亦然如子路者亦無媿於此矣此三說與方氏說皆以喻言者也諸家之說皆可通胡氏尤當若鄭氏則謬矣

流言不極集說流言出于人之毀禮義不愆故不極極猶終也言不終為所毀也又引方氏云流言不免于聞必止之以智也詎可窮而極乎

竊案陳氏所引方說又與其說不同愚謂兩說皆非也葢流言之來本自無根如管叔流言以謗周公下文聞流言不信是也昔人云止謗莫如自修又云有其事不可辨也無其事不必辨也此非不極之謂乎

鄭氏云不極不問所從出亦通張子謂不深思極慮

過矣

不斷其威不習其謀集說不斷其威者言其威容不可得而挫折也不習其謀者言其謀必可成不待嘗試而後見于用也

竊案方氏云威無所屈人不能斷而絕之謀有所定已不必習而成之此集說所同也張子云斷為剛斷之斷不斷不習言威常著謀常足不臨時旋安排也

張說較優

雖危起居竟信其志集說危起居謂因事中傷之也信音申信其志謂志不可奪也

竊案起居猶詩言啓處危起居者言讒人危之使不得動止自由也然能自信其志不為利害所惑信如字不必作申字讀注疏又以下句猶字連志字而云終能伸巳之志謀尤謬

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為也集說呂氏曰陳言而伏者入告嘉謀而順之于外也靜

而正之者將順其美匡捄其惡常在于未形也故曰上弗知也方氏曰靜而正之者隱進之也麤而翹之者明告之也靜而正之既不見知然後麤而翹之然亦緩而不失節故曰不急為也

竊案二說不同呂氏以順美捄惡常于未形故上弗知方氏以為上弗見知此說近是晏氏又謂陳言而伏者其言雖顯而其身則隱所謂伏其身而不見也則在未仕者言與先儒異

世治不輕世亂不沮集說方氏曰世治而德常見重故曰不輕世亂而志常自若故曰不沮應氏曰治不輕進若伯夷不仕于武王亂不退沮若孔子歷聘於諸國

竊案士處治世而士貴則不免有輕揚自喜之意是世貴士而我反不自貴也處于亂世而士賤則不免沮喪自棄之心是世賤士而我亦自賤也儒者於貴士之世愈不肯自輕其身於賤士之世亦不忍自沮其志故時有治亂而其特立獨行能常貴而不賤王

肅云不自輕不自沮是也方應二說未善

博學以知服集說博學知服即博文約禮之謂

竊案馬氏謂服如中庸服膺之服方氏謂學雖博苟不服而行之則亦聖讀而庸行故集說兼約禮言之陸氏呂氏又于博學以知句絕而以服字屬下近文章謂博學以知則有本也服近文章則有文也吳氏亦云服近如衣服服之而常近身也猶曰被服儒術云爾舊以服字屬之上句者非此亦一說姑存之

雖分國如錙銖不臣不仕集說言人君好賢雖分其國以祿賢者視之如錙銖之輕猶不臣不仕也

竊案分國如錙銖分國以人君言如錙錙以儒者言猶伊尹祿之以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之意故鄭注云君分國以祿之視之輕如錙銖集說謂人君好賢而視分國猶錙銖之輕恐非

並立則樂相下不厭集說並立爵位相等也相下以尊位相讓而已處其下也

竊案鄭注並立謂同仕朋友故集說本而言之如此然未必當也葢君子進修必資朋友相與講習不可離羣索居故並立則樂有以成其德至于相下而不厭也貴賤皆然豈必以仕言哉或以立字為疑當如舊說作立朝之立為確不知立德立言立功立身皆立也此並立承上合志同方營道同術来則為立身立德無疑矣下文立義亦是一證

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集說方即術也流言惡聲

之傳播也聞之不信不以為實也其行本方立義謂所本者必方正所立者必得其宜也

竊案集說從注疏以不信句斷其行屬下本方立義吴氏本韓文其行屬上句而引論語聽其言而信其行為證雖聞流言毁其行而已不以其行為信如此也兩說俱通更詳之

陳氏禮記集說補正卷三十六

陳氏禮記集說補正卷三十七

頭等侍衛納喇性德撰

冠義

冠義第四十三集說䟽曰冠禮起早晚書傳無正文世本云黄帝造旃冕是冕起于黄帝也黄帝以前以羽皮為冠以後乃用布帛其冠之年天子諸侯皆十二

竊案山陰陸氏曰二十曰弱冠則二十而冠禮之大

節在是也惟天子諸侯十五而冠早成其德先儒謂晉侯曰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魯襄公是時年十二諸侯十二冠誤矣葢曰可以冠則非禮之正也金縢王與大夫盡弁成王時年十五則冠在是歲可知陸氏之言是也十五爲入大學之年可以成其德矣十二而冠保其無有童心乎而以成人之道責之過矣世之人謂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尚有伯邑考又以冠而後生子故謂天子諸侯十

二而冠究之文王之事當闕疑而以陸氏之言爲正也

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集說方氏曰容體欲其可度故曰正顏色欲其可觀故曰齊辭令欲其可從故曰順

竊案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即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此曾子臨啓手足之時所以告孟敬子者也君子之道三終身守此

而已故下文曰禮義備則正之齊之順之非禮義之始與馬氏其知之矣

古者冠禮筮日筮賔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為國本也集說呂氏曰禮重則人道立與國之所以為國也故曰為國本方氏曰筮日所以求夫天之吉筮賔所以擇夫人之賢

竊案馬氏曰旬之外筮日前期三日筮賔筮日必吉者所以期終身之吉筮賔必賢者所以要終身之賢

故戒賔辭曰願吾子之教之也筮則質之於鬼神也郝氏曰日謂行冠之日賔謂加冠之賔國本謂君臣父子長幼之禮立國之本也是冠者非子自冠之亦非父冠之是賔加之也不特此也醮與字亦賔醮之字之也而集說不言故補之且禮有重于君臣父子長幼者歟不據上文而泛言禮烏見其為立國之本乎

三加彌尊示有成也集說始加緇布冠再加皮弁次加

爵弁三加而服彌尊亦所以為成人敬也

竊案三加彌尊不特所加之冠異而衣裳亦異也醮於客位三加而後醮之也而集說不言長樂陳氏曰上而有冠則天道也中而有服則人道也下而有屨則地道也故三加而彌尊莫不有此三者焉夫始加也其冠則緇布而服則玄端爵韠屨則黑而其約青再加也冠則皮弁而服則素積素韠屨則白而其約緇及其三加則冠為爵弁而授之以纁裳韎韐屨則

纁而其絇黑其加之有序有章雖衆人由之亦足以
得性命之文而況夫君子者乎所謂喻其志則有成
者凡在是也三加而後醮據儀禮
見於母母拜之集說母之拜子先儒疑焉疏以爲脯自
廟中來故拜受非拜子也呂氏以爲母有從子之義故
屈其庸敬以伸斯須之敬方氏從疏義皆非也此因成
人而與爲禮一句似乎凡冠者皆然故啓讀者之疑惟
石梁王氏云記者不知此禮爲嫡長子代父承祖者與

祖為正體故禮之異于衆子也斯言盡之矣

竊案數說皆非也據儀禮冠者奠觶於薦東降筵北面坐取脯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於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注云婦人于丈夫雖其子猶俠拜俠古挾切音夾並也為童子時子拜母而已冠者成人成人則丈夫故與為禮也疑此者讀儀禮則釋然矣

玄冠玄端奠摯於君遂以摯見於卿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集說玄冠齊冠也玄端服天子燕居之服諸侯

及卿大夫士之齊服也摯用雉鄉先生鄉之年德俱高者或致仕之人也

竊案集說之言未備孔氏曰此玄冠玄端則異於朝服之衣但衣冠上士則玄裳中士則黃裳下士則雜裳以其初成人故著玄端異於朝服也若朝服則素裳奠摯奠之於君也遂以摯見於卿大夫鄉先生者以摯謂以雉也故士相見禮冬用雉夏用腒見於卿大夫在朝之卿大夫也鄉先生謂鄉老而致仕者也

嚴陵方氏曰玄冠玄端者齊服也既加以緇布冠矣而又服玄冠者葢緇布則古之齊冠也玄冠則今之齊冠也緇布以既冠而敝之故奠摯則加玄冠焉摯則夏用腒也乾雉以防腐敗之患故也鄉大夫則鄉之有職事者鄉先生則鄉之有年德者既加皮弁之朝服而奠摯止齊服者取夫潔巳以進也童子則委摯而退耳以摯見故曰以成人見也

昏義

昏義第四十四集說疏曰謂之昏者娶妻之禮以昏為期因名焉必以昏者取陽往陰來之義

竊案冠義言冠之始與冠之年而昏之始與年未言也孔氏曰天地初分之後遂皇時則有夫婦是夫婦始自遂皇也譙周云太昊制嫁娶儷皮為禮是儷皮起於太昊也五帝以前為昏不限同姓異姓三王以來文家異姓為昏質家同姓為昏其昏之年則大戴禮男三十女二十自天子達於庶人一也然舜年三

十不娶謂之鰥文王十五生武王尚有兄伯邑考則人君婚娶早矣先儒又以男二十冠女十五而笄自此以後可以嫁娶至男三十女二十是正禮也至若嫁娶之時周禮仲春會男女周南之子于歸詠桃華灼灼序者謂昏姻以時則昏期在仲春明矣故時過者有摽梅之恨然家語及荀子又有霜降迎女冰泮殺內之說與周禮周詩矛盾故毛鄭之義各有不同朱子傳詩從鄭晚年輯儀禮經傳通解文兼存家語

荀子之文羅願有昏問一篇特從周禮可以折衷諸家矣

問名集說問名者問女生之母名氏也

竊案集說同孔氏之說也孔氏曰問名者問其女之所生母之姓名故昏禮云爲誰氏言女之母何姓氏也是問女母之姓氏也又賈氏儀禮疏云言問名者問女之姓氏不問三月之名故下記問辭云某旣受命將加諸卜敢問女爲誰氏鄭氏云誰氏者謙也不

必其主人之女是問姓氏也然以姓氏為名者名有二種一者是名字之名三月之名是也一者是名號之名故孔安國注尚書以舜為名鄭君目録以曾子為名亦據子為名皆是名號為名者也今以姓氏為名亦名號之類也又下記䟽云納采則知女之姓矣今乃更問女為誰氏者恐非主人之女假外人之女收養之是謙不敢必主人之女也其本云問名而云誰氏者婦人不以名行明本不問女之三月名此名

即名號之名若尚書孔注云虞氏舜名舜為謚號猶為名觧之明姓氏亦得為名若然本問名上氏姓故云誰氏也是問女之姓氏也新安朱子曰孔䟽問名與儀禮賈氏䟽不同未詳孰是愚則謂問母之姓氏迂矣賈䟽為長也

葢親受之於父母也集說無觧

竊案孔氏曰葢親受之於父母也者於時女房中南面母在房戶外之西南面壻既拜訖旋降出女出房

南面立於母左父西面戒之女乃西行母南面戒之是壻親受之於父母但親受之非是分明乎有親受示有親受之義故云蓋以疑之京山郝氏曰親受受女也父母女父母也

婦執笲棗栗段脩以見集説笲之為器似筥以竹或葦為之衣以青繒以盛此棗栗段脩之贄脩脯也加薑桂治之曰段脩

竊案集説下言婦席於戸牖間矣而不言舅姑之坐

處何也孔氏曰婦執笲棗栗段脩以見者案士昏禮舅坐於阼階西面姑坐於房外南面婦執笲棗栗進東面拜奠於舅席訖婦又執段脩升進北面拜奠於姑席是也舅姑各有坐處棗栗段脩分奠舅姑而集說不言故補之

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集說厥明昏禮之又明日也昏禮注云舅姑共饗婦者舅獻爵姑薦脯醢又云舅洗於南洗洗爵以獻婦也姑洗於北洗洗爵以

酬婦也賈疏云舅獻姑酬共成一獻仍無妨姑薦脯醢此說是也但婦酬舅更爵自薦又云奠酬酬酢皆不言處所以例推之舅姑之位當如婦見舅席於阼姑席於房外而婦行更爵自薦及奠獻之禮歟

竊案儀禮士昬禮饗婦與婦見同日此云厥明與士昬異故鄭注曰昬禮不言厥明此言之者容大夫以上禮多或異日孔疏曰此士昬禮也故有特豚饋於舅姑若大夫以上非惟特豚而已雖以士為主亦兼

明大夫故有厥明共饗婦若士婦見舅姑之日即舅
姑饗婦故士昏禮舅姑醴婦醴婦既訖即饗之不待
厥明也集說略無分別何也又案舅洗於南洗洗爵
以獻婦云云乃信齋楊氏儀禮圖解之說而混於昏
禮鄭注使讀者不知出自誰氏誤亦甚矣
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公宮祖廟既
毀教於宗室集說祖廟未毀者言此女猶於此祖有服
也則于君為親故使女師教之於公宮公宮祖廟也既

毀謂無服也則於君爲疏故教之于宗子之家

竊案内則女子十年不出使姆教成之是已前恒教也嫁前三月而特就公宫之教者欲尊之也公宫天子諸侯之祖廟也天子當言王宫而此言公宫者謂公之宫若公邑及官家之宫爲故知兼天子諸侯也此昏義雖記士禮自此以下廣明天子以下教女及夫婦之義也教之者女師即詩周南云言告師氏則昏禮注云姆婦人五十無子出者也此皆集說所未

及引者故詳之教於宗室集說但言宗子之家而宗之大小未之别也孔氏曰與大宗近者於大宗教之與大宗遠者於小宗教之此記謂君之同姓若君之異姓亦有大宗小宗其族人嫁女各于其家也此可謂詳明矣

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集說祭之者祭所出之祖也魚與蘋藻皆水物陰類也芼之為羹也

竊案孔氏曰祭之者祭女所自出之祖也凶女出於君之高祖則祭高祖廟出於君之曾祖則祭曾祖以下皆然女親行祭詩云誰其尸之有齊季女是也君則使有司告之若卿大夫以下則女主之宗子掌其禮也鄭氏曰掌其禮實蘋藻為羹菜祭無牲牢告事耳非正祭也其齊盛用黍云集說不言祭者為誰告事之祭與正祭有別故補之

陳氏禮記集說補正卷三十七

陳氏禮記集説補正卷三十八

頭等侍衛納喇性德撰

鄉飲酒義

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集説疏曰鄉人謂鄉大夫也士謂州長黨正也君子謂卿大夫也

竊案集説依鄭氏制之以道句絶而以鄉人為鄉大夫士為州長黨正君子為卿大夫連下尊於房戶之

間為句大拘執矣惟京山郝氏以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作一句讀甚安然以鄉人士君子為鄉人之賢者即賔介僎之類則専指鄉人之賔介僎矣不知聖人制鄉飲酒禮特立賔介僎以教鄉人耳一以使人尊賢一以使人敬老一以使人貴貴故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愚謂鄉人泛言一鄉之人也士君子則賔介僎并鄉大夫州長黨正也讀從鄭氏而解鄉人士君子當小異

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是故聖人務焉集說
由學而後得於身則與先得於人心之同然者亦無異
矣故曰古之學術道者將以得身也
竊案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三物者六
德六行六藝也術即六藝也有六藝則爲能也道即
六德六行也有六德六行則爲賢也鄭氏曰言學術
道則此說賓賢能之禮是也而集說不明言何與
合諸鄉射教之鄉飲酒之禮而孝弟之行立矣集說此

是黨正屬民飲酒正齒位之禮非賔興賢能之飲也竊案鄭氏曰此説鄉飲酒謂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之禮也其鄉射則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禮也謂之鄉者州黨鄉之屬也或以鄉之所居州黨鄉大夫親為主人焉如今郡國下令長於鄉射飲酒從太守相臨之禮也觀鄭氏之説則州長春秋習射而行鄉飲酒之禮亦如此也故射義曰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

幼之序也而集說止言黨正蜡祭飲酒之禮則經文

合諸鄉射何以稱焉

射義

射義第四十六集說疏曰繫辭云弦木為弧剡木為矢

又世本云揮作弓夷牟作矢注云二人黄帝臣書云侯

以明之夏殷無文周則具矣

竊案儀禮有鄉射大射禮鄭氏又謂射有大射鄉射

賓射燕射而記則止射義一篇孔氏曰鄭目録云名

曰射義者以其記燕射大射之禮觀德行取於士之義而此篇中有鄉射又云不失正鵠正則賔射然則鄉射賔射俱有之矣今目録惟云燕射大射者但此篇廣說天子諸侯大射燕射之義不専於鄉射賔射故特舉大射燕射也京山郝氏曰天子諸侯之射謂之大射民間之射謂之鄉射射必有燕燕必有賔未有無賔無燕而成禮者也然則賔射燕射同此鄉射大射而已此儀禮之止此二篇也

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集說燕與鄉飲因燕以娛賓不可以無禮故有大射鄉射之禮禮不可以無義故明君臣之義與長幼之序焉

竊案君臣之義長幼之序集說未明言之也鄭氏曰言别尊卑老穉然後射以觀德行也孔氏曰燕禮所以明君臣之義者謂臣於堂下再拜稽首升成拜君荅拜以若臣盡竭其力致敬於君君施惠以報之也

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者此鄉飲酒謂黨正飲酒以鄉統名則前篇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是也此則别尊卑老穉之義也

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集說鄭氏曰三歲而貢士舊說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疏曰書傳云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傲三不適謂之誣

竊案集說既據注疏云三年一貢士矣而置歲獻不解不幾歲獻之文祗是貢獻此士與鄭氏云歲獻獻國士之書及計偕物也鄭意三年則并與所貢之士偕故云歲獻貢士於天子也何以知三年而貢士孔氏曰書傳云一不適謂之過注云謂三年時也再不適謂之傲註云謂六年時也三不適謂之誣注云謂九年時也鄭以此知三歲而貢士也

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

而后射於射宫集說澤宫名其所在未詳疏云於寛閒之處近水澤而為之射宫即學宫也

竊案澤即澤宫也澤宫即辟雍也射宫東序也故郊特牲云卜之日王立於澤親聽誓命鄭云謂既卜必到澤宫擇可與祭祀者因誓敕之以禮也而大射儀亦云前射三日射人宿視滌鄭云滌謂溉器埽除射宫愚謂先射於澤宫以習之而後射於射宫以擇之也

長樂陳氏曰射宫在廟非也

燕義

燕義第四十七集說此明君臣燕飲之義

竊案集說依鄭氏之說也鄭目録云名曰燕義者以其記君臣燕飲之禮上下相報之義然未明言何事而燕也賈氏儀禮疏曰燕有四等目録云諸侯無事而燕一也卿大夫有王事之勞二也卿大夫有聘而來還與之燕三也四方聘客與之燕四也知臣子𩔖聘還與之燕者四牡勞使臣是也知有王事之勞燕

者下記云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鄭注云卿大夫有王事之勞則奏此樂焉是也知君臣無事有燕者案魯頌云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鄭箋云君臣無事則相與明事明德君以禮樂與之飲酒燕樂以盡其歡是也又知異國聘賓有燕者聘禮所云燕與時賜者是也

掌其戒令集說戒令謂任之征役也

䝙案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司馬已弗正之已

又何征役之有乎鄭氏曰戒令致於太子之事是也即下經國有大事惟所用之甲兵之事軍法治之而不可以征役名之也集說誤矣

聘義

大夫郊勞集說郊勞勞於近郊也用束帛竊案聘禮曰賔至於近郊張旜君使下大夫請行反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孔氏亦曰此大夫郊勞者即卿也鄭注聘禮士請事大夫請行卿勞彌尊賔也而

記但言大夫郊勞則指上大夫卿也與請行之下大夫有別孔氏云大夫即卿而不分大夫之上下猶區別之未精也而集説槩略之何歟

賄贈集説還玉畢加以賄贈之禮經云賄用束紡紡今之絹也

竊案集説所言似主君以賄贈之矣而聘禮還圭璋畢大夫賄用束紡孔氏亦曰賄贈者因其還玉之時主人之卿并以賄而往還玉既畢以賄贈之是賄贈

者卿也集說於此失詮疏矣

主國待客出入三積集說出既行也入始至也積謂饋之牢禮米禾芻薪之屬其來與去皆三饋之積故云出入三積也

竊案孔氏曰主國待客出入三積者此謂上公之臣故出入三積若侯伯以下之臣則不致積也故司儀云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則三積出入三積者謂入三積出亦三積故司儀云遂行如入之積是去之積如

來時之積也夫上公之國二王之後與二伯耳其待客如此非侯伯之國盡然也故聘禮於卿致館之後宰夫朝服設飱飪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腥一牢在東鼎七聘禮者侯伯之禮也而賈疏云食不備禮曰飱對饔餼也生與腥飪俱有餘物又多此飱惟有腥飪而無生餘物又少故云不備禮而集說不區別言之以凡待客皆出入三積也國何以供乎

喪服四制

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訾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夫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陰陽也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集說體天地以定尊卑法四時以為往來則陰陽以殊吉凶順人情以為隆殺先王制禮皆本於此

竊案上言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四者下文不覆說體天地者孔氏謂天地包四時陰陽人情無

物不總也吳氏云禮之大體體天地者總其綱下三者分其目陰陽之氣四時之序即天地也人生天地之間其情與天地之情通故天地足以該人情集說不言疎矣又吉凶軍賔嘉五禮之内各備陰陽令但以吉禮為陽凶禮為陰似太拘

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為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集說人臣為君重服乃貴貴尊尊之大義故曰以義制者也

竊案臣之於君非特諸侯之於天子卿大夫士之於諸侯凡家臣於卿大夫亦稱為君則亦服之以三年故鄭氏云貴貴謂為大夫君也尊尊謂為天子諸侯也孔氏云貴貴謂大夫之臣事大夫為君者也大夫始入尊境是貴也尊尊謂天子諸侯之臣事天子諸侯為君者也天子諸侯同為南面是尊也以義斷恩門外如一雖復大夫與王侯有異其臣敬君不殊故並云義之大者也集說混而無别何歟又案貴貴與

尊尊對言則有別貴貴與尊賢對言則統尊尊在其中故孟子友德章上述孟獻子費惠公晉平公堯舜等而總之曰貴貴尊賢其義一也貴貴又兼天子諸侯卿大夫可知矣

祥之日皷素琴告民有終也集說祥日大祥之日也素琴無漆飾也

竊案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子夏子張既除喪而見夫子皆予之琴夫曰既祥曰

既除喪則非祥之日即鼓素琴也故藍田呂氏曰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自練至祥漸而即吉則既祥可樂矣然又至於禫之徙月為樂不忍遽也此云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除喪乃可為樂未聞為樂以告喪之終仁人孝子之情疑不出乎此謂既祥而樂猶可祥之日鼓素琴或未然集說亦未及辨也

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集說無文

竊案古者有號無謚至周人始以謚易名武丁號為

高宗者以其中興之功德甚高而可宗故耳非載之

書中而高之之謂集說亦應辨明以曉學者

禮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集說於閒傳注云唯應辭也不

對不荅人以言也

竊案鄭注此謂與賓客也唯而不對侑者為之應耳

孔氏亦云但稱唯而已不對其所問之事侑者為之

對不旁及也集說不言侑者為之對似疎

比終茲三節者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

焉彊者可以觀其志焉禮以治之義以正之孝子弟弟貞婦皆可得而察焉集說篇首言仁義禮智爲四制之本此獨曰禮以治之義以正之者蓋恩亦兼義權非悖禮也

竊案篇首論喪之四制既以仁義禮智言之矣篇末論喪之三節又復以仁義禮智言而加之以彊蓋彊所以終之也彊以終之則有禮義仁智之實所謂信也篇首四者則分而言之如天地之四時篇末五者

則就人而言禮義者聖人所以立教之道仁知彊者君子所以脩道之德於喪之禮能篤於愛者仁也於喪之義能明其理者知也始終此仁知不易其志者彊也彊即中庸三達德之勇有是三者之德然後能行禮以道喪事知義以正喪禮而可知其為孝子弟弟貞婦也已此吳氏之說然則篇末未嘗獨言禮義以該仁知集說亦察之未精矣

陳氏禮記集說補正卷三十八